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法 西 斯 主 義

蔣 學 模 編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版

大眾文
化叢書
法西斯主義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一元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蔣學模

發行人 李虞杰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法西斯主義目次

第一章 緒言……………一

一 法西斯主義死了嗎？……………一

二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三

三 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八

第二章 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時代背景……………一〇

一 經濟的背景……………一〇

二 社會的背景……………一六

第三章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二三

一 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和組合國家……………二三

二 經濟統制……………二七

三 政府投資……………二九

四	限制工資和配給制度	三一
五	爲獨佔資本作超經濟的榨取	三四
第四章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政策	三七
一	個人獨裁原則	三七
二	祕密警察	四〇
三	民族自大狂和民族偏見	四四
四	婦女回廚房去	四六
五	奴化教育	四七
六	侵略戰爭	五〇
第五章	國際法西斯主義現況	五二
一	德意日三國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	五二
二	西班牙和葡萄牙	五六
三	阿根廷的皮隆	六〇

四	法國的法西斯首領戴高樂·····	六三
五	美國會不會法西斯化·····	六七
六	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力量·····	七〇
第六章	法西斯主義必然滅亡的理由·····	七一

法西斯主義

東北圖書館

第一章 緒言

一 法西斯主義死了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德、意、日三個法西斯主義國家被打倒了，但法西斯主義死了嗎？

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好是看一看下面這三個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納粹德國駐阿根廷大使館的祕密備忘錄。一九四四年八月卅日，在納粹德國崩潰的前夕，納粹駐阿根廷的軍事參贊F·華爾夫將軍向他的上司報告道：『我們可以說，阿根廷目前的內政，正循着一種法西斯傾向的民族主義觀點建立他們的國家，但同時，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們却被迫不得不經常聲明遵從民主原則。』

第二個文件是美國國務院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的備忘錄，其中一段說：『今日的情形已很明顯，華爾夫將軍致德國高級當局報告書中所提及的那種建立國社黨型國家的企圖，其成就之大，已超出了他的納粹主子在無條件投降以後的預期……阿根廷的政權只要還在像皮隆上校這類人物的手裏，我們顯然便有懷疑和不信任的理由。』

第三個文件是駐戰敗德國的美軍司令官克萊將軍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對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書，其中說：『在最近幾次的選舉裏，我已找到許多證據證明納粹思想的團體已在復活。……德國新出現的國家民主黨，無異於換了一個新名字的国家社會（納粹）黨。』

以上三個文件充分說明了法西斯主義在阿根廷的生長和在德國的死灰復燃。但法西斯主義的野火，決不僅止在那兩個地方燃燒。在墨沙里尼被槍斃了的意大利，所謂『平民陣線』的領袖齊亞里尼，正在繼續墨沙里尼的事業，在反動的工業家和教皇的支持之下，撫輯意大利的法西斯舊嘍囉，從事奪取政權的準備。在西班牙，

希特勒和墨沙里尼一手提拔出來的得意門生弗朗哥，仍在幹着殘害人民的勾當，而且已被美國國務院看中為對蘇冷戰的一件有效工具，想拉他加入聯合國了。在日本，東條和土肥原等法西斯罪人雖已被絞死，但法西斯主義的後台老闆三井、三菱等大財閥，却仍原封未動；罪魁昭和，依舊逍遙自在地做着他的天皇。此外，在葡萄牙、土耳其、巴西和烏拉圭等地，都被掛着各種招牌的法西斯主義者掌握着政權。至於尚未掌握政權而正在活動中的法西斯勢力，除了蘇聯和東歐新民主國家以外，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會找不到它們的蹤跡。

所以，法西斯主義並沒有死。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無條件投降了的戰後世界裏，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的力量正在迅速地蔓延。法西斯主義依舊是一個我們應該加以注意、認識、研究和分析的東西。

二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

要研究和分析法西斯主義，第一步當然是要認識法西斯主義，就是要知道法西

斯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

大家都知道，法西斯主義（Fascism）這個名詞，是法西斯主義的鼻祖墨沙里尼創造出來的。墨沙里尼曾親自在意大利百科全書中給法西斯主義下定義說：『法西斯主義就是極權主義，法西斯國家是一切價值的統一。人民的全部生活，包括其意義、發展和力量，都由國家賦與之。』這個定義當然是不能算數的。每一個人都願意把自己的東西儘量說得好一些，儘量掩飾它醜惡的一面，墨沙里尼顯然不是例外。按照他的說法，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極權主義或獨裁主義，那種獨裁權力是掌握在『國家』手裏的。但國家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它的具體代表者是執政者和執政者所代表的階級。在法西斯國家裏，執政者是一個擁有獨裁大權的『領袖』或軍人集團或軍人集團與財閥集團的結合體，如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沙里尼、西班牙的弗朗哥、阿根廷的庇隆及以庇隆為首的軍人集團、葡萄牙的薩拉查和日本的少壯軍人集團和財閥集團；而這些獨裁者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儘管他們口頭上聲稱代表中產階級或『全體人民』，但實際上無疑地是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所以法西

斯主義是一種代表資產階級尤其是獨佔資本家利益的個人軍事獨裁制度。

有些人，尤其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裏的一些論客們，僅把法西斯主義視為一種獨裁制度，而不揭發那種獨裁制度的階級性。這種看法相當流行，例如「聯合國世界」月刊「論世界法西斯主義」一文中，便有這樣的幾段話：

『法西斯主義這個名詞雖被墨沙里尼首先採用，但法西斯主義却決不是他發明的。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類開始組織社會的時候。領袖原則、種族優越原則以及基本的侵略主義，是像氏族社會同樣的古老。二十世紀的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比野蠻社會的有効，是由於近代壓迫技術的神速進步。』

『亞里斯多德的所謂寡頭政治和馬支維里所謂的暴君政治，便是一種未發展完成的法西斯主義。凱撒是法西斯型的人物，尼比斯、發拉里斯、尼羅以及其他許多壞皇帝都是如此。』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手段與暗殺同盟類似。法國的路易十四、德國的俾斯麥、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都有這種作風。』

把希特勒和弗朗哥與凱撒和尼羅相提並論，把近代法西斯獨裁制度與封建專制政體相提並論，是根本抹殺了法西斯主義的時代背景和階級背景。其用意，無非是想迷惑人民的眼光，想掩飾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末期死裏求生的最後掙扎這件事實。大家都知道，封建專制政體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地主貴族階級的利益，其壓迫的對象是農民，而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獨佔資本和大資本家的利益，其壓迫對象主要是工人。兩者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因此兩種制度便有着本質上的差異。現代法西斯主義之不同於封建專制政體，正如近代共產主義之不同於原始共產社會一樣。

把法西斯獨裁者與古代的壞皇帝相提並論，無非是要人相信法西斯主義是『古已有之』的東西，只是由於『近代壓迫技術的神速進步』而更『有効』了一些而已。同時，這樣的說法，無非是加強法西斯主義的個人因素以掩飾它制度的醜惡。『壞皇帝』換了一個『好皇帝』，便『天下太平了』，法西斯獨裁者一去，法西斯主義也便可不再存在而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過好生活了。但事實告訴我們並不是這

樣一回事。希特勒死了，但納粹勢力依舊還在德國活躍；墨沙里尼死了，但法西斯主義依舊在意大利潛伏着。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末期的產物，它的根源深植在資本主義制度裏面，資本主義制度不根本廢除，則即使獨裁者被打倒，法西斯主義勢力依舊是存在的，雖然暫時潛服，也隨時可以重趨活躍。

僅僅注意法西斯主義政權的獨裁性質，還有一種危險，那就是，容易把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與蘇聯革命初期無產階級專制時期的獨裁混雜起來。在二次大戰以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右派政論家最喜歡把希特勒比擬史達林，企圖把蘇聯的無產階級獨裁與德國的法西斯獨裁在人民的眼中混爲一體，借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痛恨來培養對社會主義的仇恨。但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與蘇聯革命初期的無產階級獨裁是完全不同的。無產階級獨裁是革命初期的一種暫時手段，其目的是在於根本消滅潛伏的殘餘反動勢力，以求達到一個消滅人與人之間剝削關係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則企圖以政治的高壓手段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關係，保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繼續存在。前者是爲人民的，後者是反人民的。前者是進步的，後

者是反動的。前者是代表勞働人民的，後者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兩者之間除了一個獨裁的形式以外，毫無其他的共同點。

所以，僅僅注意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性質是不夠的，除了它的獨裁性質以外，還必須認明它的時代背景和階級代表性。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爲法西斯主義下一個比較完全的定義了：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末期企圖以高壓政治手段阻止社會主義化趨勢的一種獨裁制度。

三 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假如我們要對法西斯主義作精確的分析，就必須顧及它所在的國家的特殊社會環境，因爲在某些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裏，法西斯主義還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勾結在一起。但某些特徵，是所有的法西斯政權所共有的。其中犖犖大者，約有下列十項：

(一) 愛國狂心理。

(二) 人種優越感。

(三) 對勞工實施極權的控制。

(四) 實施警察壓迫和恐怖主義，反對民主目標和民主程序。

(五) 殘酷壓迫少數民族。

(六) 反對理論知識，崇奉技術知識。

(七) 勾結其他國家現存的法西斯組織。

(八) 對內對外都採取欺騙政策。

(九) 特級軍國主義和特級帝國主義。

(十) 遵奉神祕的觀念，拒絕邏輯的理解。

以上是法西斯主義的幾個概念化了的基本特徵，關於它在政治經濟措置上的具體內容，當在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政策兩章中，加以較詳細的說明。

第二章 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時代背景

一 經濟的背景

我們在上一章裏說，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末期的產物，關於這一點，應該在這裏作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資本主義制度是從被工業革命摧毀的封建社會的廢墟裏生長出來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正如資本主義正統派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所說的，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是最有效的生產方法。但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末期，在工業上大魚吃小魚的結果，出現了托辣斯、辛迭加、卡迭爾等龐大的獨佔企業，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自由競爭，實際上已不再存在。同時，由於獨佔大企業的出現，一國的財富，集中到少數工業金融寡頭的手裏，社會貧富的對立，愈來愈尖銳，一般工農大眾的購買力，愈來愈低落。一方面是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而生產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由於購買力的逐漸萎縮而消費日益減退。這種生產與消費和生產與分配之間的矛盾，終

於造成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避免的所謂週期性的恐慌。同時，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已隨着資本主義的進展而逐漸提高，他們對於日益減少的實際工資和經常的失業威脅，以支持社會主義政黨和罷工的方式表示了他們的抗議。自由企業制度的破產，尤其是一件十分明顯的事實。

按照社會發展的過程來說，要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生產與分配的根本矛盾，唯一正確的途徑，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把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取消追求利潤的生產制度，以計劃經濟代替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只有這樣，通過社會財富的公允分配，人民的購買力才能普遍地提高，所謂『消費不足』現象，才能根本消除。蘇聯三十年的建國史和東歐新民主國家戰後幾年短暫的經驗，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但歷史又告訴我們，任何統治階級，不在一場劇烈的鬥爭中被擊敗，是決不肯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特殊利益和特權地位的。對一般人民說，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站在擁有特權地位的大企業家而言，社會主義制度却是最堪深惡痛絕的東

西。只要他們還有暫時能壓倒工農大眾的力量，他們是決不肯放棄資本主義制度的。可是，自由企業制度和以自由企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既已證明此路不通，那末，變總是要變的，而這一變，就變出了法西斯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一方面出現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另一方面出現了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德國和日本。資本主義制度變向這兩種不同的方向，完全是工農階級和資產階級力量對比的表現。在蘇聯，工農階級的力量擊敗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因此就由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社會，而在德、意、日三國，由於資產階級的力量還能暫時壓住工農階級，所以就由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與民主制度，變化為更反動的資本主義法西斯制度。

大企業家為什麼看中了法西斯主義呢？其理由約略可以分為三點。

第一，法西斯主義雖然也號稱要實行計劃經濟，如希特勒德國有所謂『戈林四年計劃』，皮隆的阿根廷也有所謂五年計劃，但實際上，那種『計劃經濟』僅是有利於獨佔大企業的統制經濟。法西斯主義的統制經濟限制了中小工業的發展，鞏固

了獨佔企業對全國經濟的掌握，它對大企業家當然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法西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基本理論，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推動慢性的通貨膨脹，藉此維持就業人數，暫時延緩經濟恐慌的爆發。

第二，法西斯主義的特級帝國主義對外政策，可以為獨佔企業尋覓國外市場和原料來源。不錯，在法西斯主義未出現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帝國主義政策，便是為大企業尋求國外市場和原料來源的一種表現。但到十九世紀結束的時候，正如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所預測的，世界殖民地已被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割殆盡，帝國主義政策更進一步的發展，便將引起一次殖民地再分割的大衝突。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帝國主義陣營中爭奪殖民地的大衝突。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戰爭的慘痛經驗給戰勝國和戰敗國雙方的人民都帶來一個深刻的教訓，就是：帝國主義戰爭只是國際獨佔資本家的一幕分贓醜劇，犧牲的是人民大眾，獲益的僅是少數大資本家。人民這種政治醒覺性的提高，使大企業家難於再在議會民主政治的形式下發動殖民地再分割的戰爭。在這個關頭，法西斯主義的功用顯露出來

了。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府，挾着它那一套欺騙人民、麻醉人民和鉗制人民的手法，可以不顧人民的願望來爲大企業家發動爭奪殖民地的戰爭，正符合了獨佔資本家的意願。

即使在法西斯獨裁政府未爲大企業家取得新的殖民地以前，法西斯國家的瘋狂軍備擴張，對大企業家也是非常有利的。備戰的代價是由人民支付的，爲了備戰，人民被迫以『大砲代替牛油』，可是大企業家，尤其是與備戰有關的軍火工業、鋼鐵業、化學工業、石油業、造船業等大企業家，却因此獲得了鉅大的利潤。

大企業家看中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個理由，是因爲法西斯主義是壓迫工人階級及工人政黨最有力的工具。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由於工人階級政治醒覺性的提高，工人運動日益澎湃，工人階級的政黨日益壯大，獨佔資本家對國家統治機構的掌握，已遭受到極大的威脅。在這種狀況之下，資產階級，尤其是大企業家，迫切地需要另一種能够更有效地壓迫工人的政治制度來代替議會民主政治，而法西斯主義正符合了他們的這種需要。我們應該記得，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

出現的時候，正是意大利和德國的工人運動最蓬勃的時候。墨沙里尼奪取政權以前，代表意大利工人階級的社會黨在議會中佔五十六席，與憲政黨並列為第一大黨，而墨沙里尼的法西斯黨則僅在議會中佔三十五席，其能以一千黨徒的所謂『羅馬進軍』奪取政權，完全是因為他有意大利北部的資本家做他的後台，曠使意大利國王拒絕以戒嚴令授權內閣以擊潰他的叛變所致。而墨沙里尼一上台，便以武力干涉工人的全國總罷工，報答了他的後台老闆。希特勒的納粹黨，一開始便是以共產黨死敵的姿態去博取鋼鐵工業和以沙赫特為首的金融業的支持的，而希特勒一上台，也便製造國會縱火案陰謀來打擊德國共產黨。弗朗哥的上台，則更是直接代獨佔資本家向代表工農階級的人民陣線手中奪取政權。

獨佔大企業之支持法西斯主義，最明顯的例證，便是弗朗哥西班牙。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的獨裁者是弗朗哥，但却很少人知道在弗朗哥這塊照牌後面，還有一個真正的獨裁者——西班牙的經濟獨裁者柏赫特。

柏赫特是一個德國籍的西班牙大企業家，弗朗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公開

叛變以前，曾幾度與他洽商，接受他的經濟支持。柏赫特除了以他本身的財力支持
弗朗哥以外，並代他接洽納粹德國的軍火支援。在弗朗哥叛變一個月以後，當叛軍
因為缺乏羣衆的支持而行將滅亡的時候，柏赫特並通過德國軍火商威默兄弟公司的
關係，直接代弗朗哥去謁見希特勒，接洽德國的飛機援助和軍火援助。弗朗哥之得
以上台，完全是柏赫特的一手提拔所致。現在，柏赫特的『沙芬陀』托辣斯控制了
西班牙百分之七十五的輸出，屬下有無數工廠礦場，以及西班牙的整個海陸空運輸
系統。許多政府機關裏的職員以及陸軍軍官都向柏赫特私人領取津貼。柏赫特有他
自己的祕密警察，他是西班牙真正的獨裁者。

由這一個例子，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法西斯主義是在大企業的主持或支持
之下生長起來的。它是大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發展末期企圖維持他們的經濟政治特權
地位的最後一張王牌。

二 社會的背景

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除了上述的經濟因素以外，特殊的社會環境也是一個促成的因素。法西斯主義最初出現的地方是意大利和德國，而這兩個國家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意者。德國是一個戰敗國，戰後的龐大賠款所引起的惡性通貨膨脹，把德國社會弄得一團烏烟瘴氣；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薪水階級也由於工商業的普遍殘破而弄到生活困苦，職業毫無保障。一般人民直覺地覺得這種惡劣的命運是「凡爾賽和約」給帶來的，對協約國的怨恨情緒異常濃厚。希特勒利用了德國人民的這種復仇情緒來鼓吹大日耳曼主義，他最初的幾次演講，都是以『戰爭罪惡問題』和『凡爾賽條件』等題目來吸引聽衆的。並利用『希特勒就是自由、工作和食物』等口號來欺騙工人和薪水階級。納粹主義在德國的生長，德國戰後的殘破社會是一服有力的刺激劑。

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雖然投機取巧地站到協約國這一方面來，但它在巴黎和會上並沒有獲得多大的好處。意大利本來是一個窮國，幾年的戰爭已使意大利的經濟狀況陷於絕境。一九一九年意大利的國際貿易總額，比一九一四年參戰

前減少了二十幾倍，工商業破產和失業現象極其嚴重。意大利的議會政治制度，又一向極不穩定。議會裏沒有超過半數或接近半數的大黨，憲政黨、社會黨、保王黨、共和黨、工團黨、教會黨等所謂大黨，實際上都僅擁有幾十名議員。各黨傾軋不休，內閣時時更迭。戰後三年之間，意大利內閣改換了六次。內閣的壽命既短，當然就誰都無法來推行一套既定的政策，始終不能滿足一般人民求安定和求職業的希望。墨沙里尼的法西斯黨，不管它是好是壞，總之，它向意大利人民提供了一套表面上似乎頗有系統的辦法，提供了一個不論是好是壞的安定的遠景，這也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刺激因素。

但這兒應該特別着重地提出一點：戰後不安的社會，僅是法西斯主義生長的一個『刺激因素』而不是『根本因素』，它的根本因素是在於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的窮途末路。所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雖然是一個戰勝國，法西斯主義還是照樣生長起來了。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的小國家雖然在兩次大戰中都不曾受到戰爭的災難，但法西斯主義也照樣生長起來了。那些想把法西斯主義指稱爲德意等

國家戰後特殊社會環境所培養出來的人們，無非是想掩飾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掙扎這一件醜惡的事實。

或許有人要反駁說，既然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末期的一種產物，那末，現在世界上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莫過於美國，法西斯主義爲什麼不在美國發生而竟發生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如戰前的希臘，現在的葡萄牙，和甚至像暹羅這樣的殖民地國家呢？

關於這一點，我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到末期』這一句話，必須先來一個解釋。我在給法西斯主義下定義所說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末期』這一句話，不是泛指世界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指每一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而言的。資本主義在每一個國家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當有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已經很發達的時候，有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却方在萌芽時期。在這種參差不齊的發展過程中，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無疑地佔了便宜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爲生產技術進展得較快，捷足先得地攫取了大量的殖民地，所以它們能以商品向國外市場的輸出來維持國內的就業人數和所謂

企業繁榮。這種國家的資本主義雖然發達，但它們還沒有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以他們而論，資本主義發展，還沒有走到非廢除自由企業制度不可的『末期』。相反的，在那些資本主義發展較遲的國家，因為國內的生產力發展得遲，工業製成品的成本較高，無法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所以工業無法在自由企業制度之下繼續發展，甚至連僅求維持現狀也不可得。在這種國家裏，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的出現雖為時甚暫，但它的發展却的確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期』。至於在殖民地國家裏，民族資本在帝國主義經濟束縛和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的聯合壓迫下，根本就沒有抬頭的機會。在這些國家，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發展的初期，也便是『末期』的開始。這就是為什麼法西斯主義不先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發生而倒發生在資本主義發展較落後的國家的緣故。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那些天然資源豐富，殖民地廣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工業還可以獲得龐大的利潤和勉強提高或維持工人的生活水準，所以資本主義還能夠容忍民主政治形式。而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尤其是那些天然資源貧瘠，人口過多的國家，因為

工業無法再在自由企業制度之下發展和維持，資本家便顯然願意與法西斯主義擁抱在一起。

說到這裏，我們必需還要駁斥一種荒謬的理論。

由於法西斯主義首先在意大利和德國發生，由於意大利的獨裁者是報館編輯出身的墨沙里尼和德國的獨裁者是油漆匠出身的希特勒，由於法西斯和納粹的黨綱裏有『大企業國營化』和『打倒利息暴君』之類的口號，所以就有人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既不利於無產階級但也不利於資產階級的中產階級革命。這種說法，實在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神話。

不錯，墨沙里尼和希特勒在開始他們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時候，他們的幹部中不少失業的、破產的中產階級和退伍軍官。這些羣衆是他們用漂亮的口號騙取得來的，在上台執政以後，並沒有履行他們的諾言。中國歷代從流氓出身和農民出身的皇帝，在開始造反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會利用農民對政權的不滿而以漂亮的口號去騙取農民的支持，但一旦身登九五，他們依舊把農民踩在腳底下，他們所代表

的，依舊是地主階級的利益，而他們自己則變成了『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地主頭子。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們也一樣。他們利用中產階級對現狀的不滿作他們的政治資本，但一旦上台以後，他們所代表的，依舊是工業獨佔資本家和金融寡頭的利益，他們本身也藉『統制』和『國營』等手法變成了獨佔資本家的頭子。至於擁他們上台的中產階級，到他們一旦身入首相官邸和總理府的時候，對不起，『大砲比牛油重要』，依舊還是請你勒緊褲帶！我們不能說朱元璋的專制政府代表農民階級，同樣的，我們也不能說希特勒和墨沙里尼的法西斯政權代表中產階級。所謂法西斯主義是一種中產階級的革命云云，實在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說法。持這種見解的人，要不是故意曲解，便是太天真，太相信墨沙里尼和希特勒之流的口號了。

第三章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

一 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和組合國家

法西斯主義在經濟政策方面沒有真正的理論，但它却有一套騙人的偽理論，所以我們在討論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時候，首先便必需來揭破這一套騙人的偽理論。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理論，不外兩種：一種是墨沙里尼的所謂組合國家，這一套理論，法國的戴高樂現在還對它很發生興趣。另一種就是希特勒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阿根廷的皮隆，現在便是掛的這種招牌。

希特勒的納粹黨，其全名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它的黨綱裏有下面這樣的幾條：

第十三條：我們要求將一切托辣斯國營化。

第十四條：我們要求利潤分享之原理應適用於一切大企業。

第十七條：我們要求一個適合於我國國民要求的廣泛土地改革；爲了達到公有的目的，應該通過一個不付補償的土地沒收法案，廢除地租，禁止土地投機。

在納粹的全部黨綱中，可以稱爲帶有『社會主義』氣息的條文，便盡在於此了。而這些條文中所許諾的東西，除了出現了一些國營企業以外，所謂大企業的利潤分享，所謂無報償沒收地主的土地，一概不會兌現。

光是有一些國營企業能不能算是社會主義呢？有人說，那當然得算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蘇聯，不是也實行企業國營政策嗎？企業不在資本家的手裏而在國家的手裏，不是消滅了資本家與勞工之間的對立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需把社會主義蘇聯的國營企業與法西斯德國的國營企業來作一個比較。

兩者間的不同是異常明顯的。在蘇聯，國營企業僅是許多社會主義經濟措施中的一種措置，而在德國，國營企業是唯一有一點像社會主義那樣的東西，資本主義制度的其他因素，依舊原封未動。在蘇聯，企業國營是全面的，不但所有的大企業都收歸國營，甚至小工業的私營，也僅在新經濟政策時期那一個短暫的時間內被允

許。但在德國，所謂企業國營，僅僅是出現了一些與備戰有關的國營企業，非但中小工業仍由私人經營，甚至大托辣斯也依舊掌握在獨佔資本家的手裏。這樣的企業國營，是連一絲社會主義的影跡都找不到的。

社會主義經濟要把一切生產工具都收歸國有，根本消滅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根本化除生產與分配之間的矛盾。法西斯的國營企業在這方面毫無所爲。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國營企業是爲人民服務的，是屬於人民的，而在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裏，國營企業在名義上屬於『國家』所有，而『國家』却掌握在獨佔資本家和爲獨佔資本家服務的獨裁者的手裏。所以，法西斯國家的企業國營，充其量只能算是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甚至連國家資本主義都够不上，它們僅是法西斯獨裁者集團憑藉他們的政治勢力所造成的官僚獨佔企業而已。

那末，明明充其量僅能是國家資本主義，爲什麼要自稱爲國家社會主義呢？那便是爲了要欺騙工人。即使法西斯獨裁者也明白社會主義是人民大眾衷心的要求，所以他們不得不打出國家社會主義的招牌，企圖魚目混珠，騙取工人階級的支持。

墨沙里尼的所謂組合國家，說穿了更不值得一笑。他說法西斯意大利是以一連串包括雇主和工人的『組合』為基礎的。所謂組合，就是廠商和工人代表組成的聯合會，各單位的組合按職業的類別組成地方同業組合，再由地方性的同業組合組成全國性的同業組合。國會議員便由這種同業組合中產生。墨沙里尼自誇說，他這種組合主義把勞資雙方的利益融合於一爐，勞資雙方都以國家的利益為重。遇有勞資爭執，由政府代表、工人代表、雇主代表以及有關公衆代表四方面共同組織仲裁委員會來解決，永遠防止罷工的發生。這種美麗的謊話，表面上聽來似乎倒言之成理，但事實上，所謂政府代表，當然就是法西斯頭目，所謂工人代表，當然是混在工人羣中的法西斯特務份子，所謂公衆代表，當然也是法西斯地方紳士。在這樣的仲裁委員會裏，資方代表的意見便是委員會的決議。在這種組合之下，罷工事件的確是被秘密警察所支持的仲裁委員會鎮壓下去了。但所謂勞資利益兼顧云云，顯然僅僅是一句空話。

二 經濟統制

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也能，無論是組合國家也能，拆穿了說，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無非是一套統制經濟的辦法。

在法西斯國家，經濟統制的範圍是很廣的，包括金融統制，進出口貿易統制，工業統制和農業統制。金融統制是把全國的信用機構抓在獨裁政府的手裏，把它作為法西斯政治經濟措置的重要資本之一。所以在法西斯國家裏，中央銀行的權力必定非常龐大，私人銀行無不仰賴其鼻息。這種金融控制的目的，除了支持政治措置以外，其另一主要目的，就是便利獨佔企業的資金運用和否認中小企業的資金調動機會。金融統制的權力，名義上是在『國家』的手裏，但實際上却掌握在與法西斯政權勾結的獨佔資本家手裏。進出口貿易統制對大企業服務的意義，比金融統制更明顯。進出口貿易統制的方法，無非是下列幾種：（一）對某些工業製成品的輸出，尤其是獨佔大企業的製成品的輸出，採取國家獎勵和補助的辦法。其具體意

義，就是以全國國民的經濟力量，幫助大企業向國外市場發展，幫助大企業發財。

(二)統購統銷制度。對重要的農產品和礦產品，由獨裁政府的貿易統制機構按官定的價格在國內收購，再以高價輸出到國外。大部份法西斯政權都有這樣的一套統購統銷辦法。這種辦法對農民和小工礦主，是最利害的剝削手段。在統購統銷的美名之下，農民一年的辛勤所得，除了維持生存以外，全部落到了獨裁政府的腰包裏。

(三)對某些原料的輸入，採取獎勵的辦法，或由政府的貿易機構向國外統購。但這種對原料輸入的優惠辦法，並不是適用於一切原料的，僅僅獨佔大企業所需用的原料方可有資格享受這種優遇，中小企業是無法分潤的。

法西斯國家的所謂工業統制，其目的無非是鞏固大企業的經濟皇座地位，避免中小企業在自由競爭中對獨佔企業的控制權來搗亂。在這樣做的時候，法西斯政權是有一個美麗的名義作藉口的，那個藉口就是所謂『效率』。法西斯政權說，爲了增加生產效率，避免勞動力和原料的浪費，政府對工業必須加以管制，而管制的具體內容，就是儘量支持大企業。因爲大企業的生產，無論在勞動力和原料的使用方

面，都要比分散的中小企業經濟得多。於是，在『效率』的美名之下，中小企業的發展機會永遠被限制住了，它們被迫淪為仰大企業鼻息的附庸地位。

至於農業統制，並不是像蘇聯那樣推行有計劃的農業生產，而僅限於強迫收購農產品以資輸出，供給大企業，和推行配給制度。收購的官價當然是定得很低的。所謂農業統制，無非是法西斯政權加在農民頸上的一副桎梏。

三 政府投資

經濟統制只是消極的辦法，它本身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國家最頭痛的一個問題——龐大的失業羣衆。法西斯政黨在未上台以前，必然以『人人有工做』的口號去誘騙失業工人的擁護。例如納粹的黨綱裏，便有『我們要求國家當以給與每一公民以生活手段爲首要責任』這樣的一條。

以大部份法西斯國家而論，『人人有工做』這句口號，在法西斯政黨上台以後，的確是辦到了。而法西斯政權辦到這一點的主要方法，便是國家投資。

國家投資現在幾乎已成爲資本主義國家延緩經濟恐慌的唯一法寶，把這種政策講得最神妙的便是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凱因斯認爲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蕭條的到來，是因爲『消費不足』，因爲購買力低落，而阻止經濟蕭條的方法便是以政府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創造購買力。法西斯國家的政府投資，其理論根據便在於此。納粹德國的金融領袖沙赫特便會說：『凱因斯的觀念是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理論解釋，充分說明了國社主義經濟的正當。』

國家投資本身並不是一個壞東西。羅斯福的新政政策，便是國家投資論的一種實施。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又何嘗不以國家投資的方式出之。法西斯國家的國家投資，其壞是壞在它投資的方向。

羅斯福新政的國家投資，是用在建設道路和水利工程方面的。這種國家投資是有助於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水準的。像田納西水閘工程這樣的政府投資，使美國南部數州可以永免水旱之患，可以提高農產品的生產量，改善幾百萬農民的生活水準。這種國家投資是建設性的。法西斯國家的政府投資則不然。它雖然也包括公

路、鐵道、水利等建設項目，但政府投資的絕大部份，却都用於備戰方面，擴大軍火工業，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海陸空軍，藉此達到所謂『充分就業』。法西斯國家的軍費支出，常佔政府預算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即使像阿根廷這樣的一個小國家，居然也在花極大的經費研究原子彈和火箭飛機，也保持着龐大的陸軍。所以法西斯國家的政府投資，主要的是用於無補於人民生活的戰爭工業。這樣的政府投資是破壞性而不是建設性的。

在這樣的政府投資之下，『人人有工做』固然是實現了，但有工做的人，其生活狀況却仍與失業的時候相差無幾，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已。在希特勒誇口稱爲『我已經降伏了失業的魔鬼』的德國，雖然名義上說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都有了工作，但在一九三五——三六年冬季，依舊有一千二百五十萬個家庭向政府提出了冬季補助金的請求。

四 限制工資和配給制度

由於全國很大一部份的生產力投置於無助於人民生活的軍火工業，由於全國維持着一支龐大的不從事於生產的軍隊和官僚隊伍，所以在法西斯國家裏，人民生活需要品的缺乏，是必然的現象。而法西斯國家的應付方法，並不是增加生活需要品的生產，而是限制生活需要品的消費。它的具體手段，便是限制工資和實行配給制度。

法西斯政黨在未取得政權以前，無不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這種口號去欺騙工人。但當它們上台以後，工人的生活決不會提高而只有更苦。阿根廷的法西斯獨裁者皮隆在競選總統的時候，貓哭老鼠般地很爲阿根廷的工人階級說話。他主張工人應有養老金，應改善工作狀況和提高工資，並且應該分享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紅利。一九四五年十月，當他從政府中被踢出來的時候，就是這些懷着希望的人把他擁回去的。現在，皮隆當選爲總統了，而阿根廷的工人却並沒有生活在天堂裏。由於皮隆實行國家投資於軍火工業的通貨膨脹政策，國內物價高漲，工人的實際工資，反比皮隆上台以前減低了百分之三十。難道皮隆不怕工人再反對他嗎？但

現在的情形與以前不同了。現在，皮隆已經上台，他已在『政府流線型化』的口號之下，把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權力集中於行政機關，也就是集中於皮隆一身了。現在的皮隆已是獨裁者了，他手頭的軍隊和祕密警察，已能够擊破工人零星的反抗。現在的皮隆已經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了，而通過對阿根廷的錫和穀物的『統購統銷』，他自己便已成爲阿根廷最大的獨佔資本家了。

在被希特勒『降伏了失業的魔鬼』的德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只有一百馬克（合美金十五元，大約僅及美國平均工資的十分之一）。再扣去所得稅、康健保險、冬令補助金、自由捐等七七八八的捐稅，工人餐桌上的東西，就只有代替牛油的『大砲』了。

由於把工資限制得太低，而又不得不維持法西斯的『新秩序』，於是便不得不以配給制度來維持工人們半饑半飽的生活水準。但甚至這種配給制度。也僅限於像納粹德國那樣法西斯政權的控制較強的國家才能實行。在弗朗哥西班牙和薩拉柴葡葡萄牙那樣資源貧瘠和法西斯官僚機構腐化的國家，工人甚至連半饑半飽的配給品也

不可得。工人所能得到的，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不值錢的同樣數量的紙幣。據美國觀察家的報告，西班牙工人現在的實際所得，已僅及共和國時期的十分之一了。

五 爲獨佔資本作超經濟的榨取

法西斯政權既是獨佔資本所支持出來的產品，則感恩圖報，爲獨佔資本家尋找海外商品市場和原料來源，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爲本國工業家尋找商品市場和原料來源，本來就是主要的經濟政策之一。但法西斯政權在這方面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政策更毒辣，它不但要把魔手伸向工業未發展的殖民地，而且也要伸向工業已經發展但却比較弱小的國家。它不但要實施經濟的控制，而且還要以軍事政治的控制來鞏固經濟的控制。它非但通過商品買賣的形式來榨取，而且還實行公開的掠奪。

中日戰爭爆發以前，日本法西斯政權高喊『中日提攜』，所謂中日提攜，其具體內容就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把整個中國作爲日本三

菱、三井、住友等系財閥治下的獨佔資本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法西斯日本的這種國策，其爲獨佔資本服務，是昭然若揭的事情。希特勒著名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爲一個工業國家的週圍應毗連着幾個農業國家，以農業國家作爲那個工業國家的商品市場及食物原料來源。那就是說，以德國作爲工業國家，以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各國作爲農業國家。這套貿易理論與『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並無二致，而只要一明白這套貿易理論的制訂者原來是納粹德國的金融獨佔資本家沙赫特，就可以知道它是爲誰服務的了。

納粹德國征服波蘭和捷克以後，便以政治和祕密警察的強迫威脅，逼迫波蘭和捷克的工業家以極低的代價把他們的工廠器材『出售』給德國的獨佔資本家。在某些場合，例如廠主是猶太人或工廠中有猶太人的股份，就乾脆加以沒收，奉送給德國的大企業作爲支廠。日本在中國的淪陷區部份，也曾以同樣的手段爲日本的大企業服務。這種超經濟的剝削和掠奪，是非法西斯主義的帝國主義政策中所沒有的。

看了法西斯主義的這一套經濟政策，我們現在可以更明白地認清：法西斯主義

雖然是資本主義掙扎圖存的最後企圖，但它並不代表全部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法西斯主義的經濟統制之下，中小資本家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法西斯主義所能代表的，僅是大企業的獨佔資本家。

第四章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政策

一 個人獨裁原則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政策，是法西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政治表現。那就是說，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政策，是爲了達到法西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目的。

法西斯主義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維持和加強獨佔資本的統治地位。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所以法西斯主義政治政策的主要內容，便是廢除有工人階級政黨和小資本家政黨參加的議會民主政治制度。獨裁原則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採用的。

個人獨裁原則是所有法西斯政權必備的特徵，而在這一點上發展得最徹底的，便是納粹德國。

議會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一條格言，是『Majority is always right（多數人的意見永遠是對的）』。爲了要廢棄議會民主政治，法西斯主義便必須遵奉『多數人的意見永遠是錯的』這條格言。例如希特勒的御用理論家魯森堡，便有這樣一段詆

毀人民選舉權的話：

『直接普選曾在十九世紀時代被尊奉爲平等和神聖，但現在，全世界已經醒覺了，就是：選舉權並不是魔術家的指棒，而是分離的工具。所以，婦女的選舉權固應廢除，即男子的選舉亦應同樣的廢除！一個民族國家決不能容忍大眾的決議，國家大計應讓負責的人物來商議。』

於是，正如戈林所說的：『亞道爾夫·希特勒的意志與法律，本來是一個東西。』法西斯獨裁者的話，變成了法西斯國家的法律。中世紀封建專制時代的『朕即國家』，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重復出現於二十世紀的今天了。

但真正代表民意的普選雖然爲法西斯主義所不容，『選舉』在法西斯國家裏却依舊是存在的，那是因爲法西斯獨裁者要利用偽選舉來裝場面，藉此證明他是衆望所歸的領袖。希特勒便曾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國會演講中得意洋洋地宣稱：『德國人民以三千八百萬票選出了一個唯一的德國代表。』但這個『代表』是怎樣產生的呢？在選舉以前，對於可能投否決票的人，不是先剝奪他的投票權，就是把他們捉

起來，實行所謂『保護逮捕』。然後再明白地告訴人民，那怕票櫃在外表上是祕密的，但投票反對希特勒的人，他的勇氣必定得受代價巨大的懲罰。在投票的時候，投票人在投票棚前排成一個單行行列，三個納粹黨員坐在一張桌子後面，向每個投票人訊問地址和姓名。當他準備走到一張可以祕密圈選的桌子那兒去的時候，納粹黨員就向他說：『不必走到那邊去，你可以在這兒寫下記號。』投票人如果不想自殺，他自然只得在三對眼睛下圈選了希特勒。在希特勒所導演的德奧合併以前，他也曾導演過一幕所謂公民投票。但這樣的選舉，不要說外人不相信，就連納粹黨黨員自己也不相信。在奧地利公民投票揭曉以後，一個納粹黨員科布告人說：『這真是奇怪，奧國人民投票擁護希特勒的，竟有百分之九九·七五，但就我在各級人民中所見，我只發現僅有百分之〇·二五是擁護希特勒的。』不要說納粹黨黨員不相信這樣的選舉，甚至希特勒本人也不相信，因為他自己曾說：『假如選舉能夠發現一個偉人，那麼，駱駝穿過針孔倒是更容易的事情了。』

法西斯政權下的選舉是一幕戲。法西斯國家裏的議會也是一幕戲。爲了裝門

面，議會在法西斯政權下大多還是被保存了下來，但議會已失却它本來的作用，純粹變成了一件裝飾品。有人諷刺納粹德國的議員是『世界上報酬最優厚的歌唱隊』。因為他們每年集會一次，唱一曲國歌，高呼幾聲希特勒萬歲，全部工作便已完畢，每月便可以獲得優厚的薪俸。阿根廷的議會也是一樣。議員的任務只是對皮隆的交議案舉手贊成而已。在有一次議會開會期間，阿根廷的議會以『神速』的速度，在十五分鐘之內通過了一百三十六件皮隆的提交追認案。

在法西斯國家，不論是已經垮台的或現在還存在的法西斯國家裏，選舉和議會都僅是一種點綴。真正被推崇的，是獨裁者代獨佔資本家所表示的意志。

二 一 祕密警察

法西斯主義既然要以獨裁政權代替議會民主制度，則在議會民主政治下被允許的言論、信仰、思想、結社等自由，當然一概要從人民手裏剝奪過來。希特勒掌握大權以後，便有一百八十四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報紙立刻被封閉，沒收它們的

生財和機器。一年以內，一千四百二十二家沒有黨派色彩的報紙，也一律被迫停止發行。全國所有的報紙，都變成了清一色的納粹黨報。報館編輯，實際上成了宣傳部的傳達員，因為不但電報和通訊都由宣傳部供給，甚至編排方式、新聞標題，也一律得遵從宣傳部的規定。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控制輿論機構，是法西斯政治最大的特徵之一。因為法西斯政治是一個大騙局，獨裁政權決不允許人民知道事實的真相。不僅是納粹德國如此，其它所有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完全都是一樣。法西斯獨裁者是這樣的害怕這種騙局的被拆穿，以致在納粹政權的末期，據哥倍爾日記中的記載，甚至連納粹官方新聞機構海通社的全部電訊稿，也僅限於部長階級以上的人才能够看到。至於國外短波無線電的收聽，則僅限於希特勒、哥倍爾、戈林等十幾個納粹大頭子才有資格。納粹的教育部長想收聽國外電台的廣播，也未蒙躑躅博士哥倍爾的允許。

言論自由如此，其他民主國家的傳統自由也莫不如此。要信仰，在納粹德國，你只許信仰納粹主義；在阿根廷，你只能信仰皮隆主義；在葡萄牙，你只能信仰薩

拉柴主義。總之，除了法西斯主義以外，要遵奉其他的信仰，都在格殺勿論之列。至於思想，法西斯政權是不要人民有思想的。法西斯政權把人民看作『一羣沒有頭腦的羊』，不要他們思想，只要他們盲目地跟着『領袖』走。法西斯政權所需要的，不是能自己運用思想的人民，而只要『活的機器』。

結社自由，尤其是工人階級的自由結社，在法西斯國家是決不允許的。法西斯國家只允許人民參加一種團體，那就是法西斯團體。任何團體都是由法西斯政黨主辦的。例如在納粹德國，任何勞工的同業工會都是不存在的，全國勞工都被迫加入一個團體——爲希特勒搖旗吶喊的『勞工前進團』。罷工的權利，當然是絕對沒有的。

但常言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假如法西斯國家的人民硬是要發表他自己的意見，硬是要信仰法西斯主義以外的主義和宗教，硬是要運用他自己的思想，硬是要暗底下祕密結社，那麼，他就會發覺他自己甚至連奴隸的自由都被剝奪，被關入了暗無天日的集中營裏。因爲法西斯政權很明白它對人民自由的剝奪必然會引

起人民的反抗，它已準備了一件殘酷的壓迫工具——祕密警察。

祕密警察是法西斯政權繼續存在的憑藉。關於法西斯政權的祕密警察，最典型的便要算是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Gestapo）。納粹德國的祕密警察究竟有多少人，現在依舊還無法知道。據一九三七年二月『銀行界』月刊的估計，僅用於監視全國工人的祕密警察，便有五十萬人左右，其中約十萬人是穿了工人的制服混雜在工人羣中的，工人的一舉一動，都隨時有他們在旁邊監視。只要蓋世太保的一個祕密報告，便可以不用證據，不用拘票被拘禁起來。在拘禁以後，也可以不問情由，不經審問，被關到集中營裏去。

當然，祕密警察所監視的，不僅是工人，全國各階層的人，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甚至納粹自己的黨員也不是例外，只是監視他們的祕密警察換一種名稱，不叫蓋世太保而叫『調查委員會』罷了。

法西斯政權所相信的，只是殘酷的鎮壓。德國司法雜誌上有這樣的一句格言：『一手的權力，比一袋的正義有用得多。』這不但是納粹德國的金科玉律，也是一

切法西斯政權的座右銘。

三 民族自大狂和民族偏見

除了祕密警察的壓制以外，法西斯政權還用欺騙手段去迷惑人民。其主要的欺騙手段，便是鼓動民族自大狂和民族偏見。

希特勒的排猶政策，是人人都知道的。他的阿利安民族至上論，也爲大家所熟知。法西斯日本的大和民族狂，我們中國人民已吃够了它的苦頭。甚至小小的暹羅，也曾在法西斯政權之下創導什麼大泰族主義。民族自大狂和民族偏見決不是希特勒德國的專有品，而是法西斯政權共有的特徵之一。

法西斯主義決不肯承認世界上有種族平等這回事。根據法西斯偽理論，人種不同，而且有優秀人種與劣等人種的區別。法西斯主義要使人『承認這種事實，依照宇宙統治者的這種意志，促進優秀人種的興旺和劣等人種的屈服。』（見希特勒著「我的奮鬥」四二二頁。）

法西斯主義爲什麼要鼓吹人種優越原則，造成種族歧視呢？我們只要再來引用希特勒的幾句話，便可以明白知道：『人類只有在不絕的戰爭中始能變成偉大——永久的和平只能使人類滅亡。和平的全部概念，是卑鄙的猶太人所願有的發明，沒有一個自尊的阿里安人會抱有此種觀念。』從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法西斯主義者鼓吹人種優越原則，是要人民在人種優越感的迷惑下去參加爲大企業奪取商品市場和原料來源的戰爭。

其次，利用了民族自大狂和民族偏見，獨裁者可以把人民對法西斯政權的仇恨，轉移到被迫害民族的身上去。希特勒把德國的一切罪惡都一古腦兒推到猶太人的身上，使人民把對現狀的不滿，發洩到無助的猶太人頭上。

再次，利用了民族偏見，法西斯政黨可以解決一部份失業問題。納粹德國沒收猶太人的財產，不使猶太人有正當的就業機會，殺害猶太人，把猶太人驅逐出境。用了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納粹爲阿利安人種的德國人解決了一部份失業問題。美國南部法西斯性質的三K黨的反黑人運動，其根本原因，便是怕黑人搶去了白人的

就業機會。

四 婦女回廚房去

民族偏見是法西斯政權解決失業的方法之一，抑低婦女地位也是法西斯政權解決失業的方法之一。

在納粹德國，男人和女人不但是生理上不同的兩種人，而且也被認為是智力上不同的兩種人。納粹理論家魯森堡說：『男子在這個世界及生命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發明的、積極的、適應的，但女子所扮演的角色是抒情的。』

抒情的女子做些什麼事情呢？第一，她是一架生育機器，得為法西斯侵略戰爭製造砲灰。『在德意志國內，一個沒有生育的女子——無論她結婚沒有——將降為社會的第二等公民。』那就是說，女子有沒有當頭等公民的資格，尚視她能不能生育為斷。一個未結婚但却養了私生子的女子有資格做頭等公民，而一個已結婚但沒有子女的女人，却只能當二等公民。第二，她是管家婦，『除了贍養子女的責任以

外，女子教育的唯一目標，在乎造成母性的特質，處理廚房及安慰她們的丈夫。』

要婦女回廚房去的唯一理由，只能解釋為把婦女的就業機會讓給男子。這樣，有些家庭的生活水準雖然不免要因妻子之喪失職業而降低，但每一個家庭的男子有了職業，對法西斯主義新秩序，總是比較要穩妥一些。

由於『婦女回到廚房去』的口號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一種手段，所以這種對婦女的輕視也不是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專利品。戰前意大利和日本等法西斯國家，對婦女也是採取壓迫政策的。所謂『婦女所扮演的角色是抒情的』等等說法，無非是一種欺騙的鬼話吧了。

五 奴化教育

法西斯政權非但要欺騙這一代的公民，而且還要欺騙下一代的公民，而那種欺騙方法便是實施法西斯的奴化教育。

任何法西斯國家，不論是過去的或現在的，都把控制教育當作法西斯政治重要

的一環。在每一個法西斯國家，從幼稚園到大學教科書，都得採用法西斯政權所出版的『國定本』，以便從小便以法西斯主義的觀念灌輸給兒童。使他們只知道盲目地服從獨裁者，甘心受法西斯政權的奴役和爲法西斯戰爭充當砲灰。

在納粹德國，一個兒童到了六歲的年齡，當他開始踏進國民小學的那一天起，就脫離父母的權力以外。國民小學裏的課程，從開始就傾向於造成一個小納粹主義者。在學校裏，他們被教以納粹的歌曲，在街上，他們向老百姓呼喚着『希特勒萬歲！』或是手裏搖着小卍字旗，高喊『武裝起來！』『德意志醒來！』

國民小學裏的歷史教程，無非是歌頌戰爭的勝利和日耳曼民族的英勇，以及對希特勒的偶像崇拜。地理教學也是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上。學校裏都掛着誇大口吻的地圖，指示日耳曼民族居住的區域，依舊被『帝國主義』併吞着。甚至數學問題，例如在解答『三』的意義時，黑板上所畫的也是三架轟炸機而不是三隻蘋果。而實驗室裏的兒童，老是試驗着軍需材料的化學。

萬一做父母的想拿一些理智的觀念去教育他們的子女以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

那麼，他們就有被自己的子女出賣的危險。兇悍的納粹少年會向學校當局去告發他們的父母。或是，一個無辜的幼童會在無意中這樣洩漏說：『啊，這是我的爸爸和媽媽說的……』於是，他的父母就從家裏到了集中營裏。

一個學童，除了他的正常功課和強迫運動以外，所有空閒的時間，都排着納粹組織的活動。十歲到十四歲的兒童屬於『德意志兒童團』，從十四歲到十九歲屬於『希特勒少年團』，年滿十九歲的少年，規定得參加六個月的義務勞動，然後再加兩年的軍事訓練。此後，他或是升入大學，或是進商界服務，或是做一個技術人員或勞工，但他的生命不是屬於他自己的。因為到了這個時期，他就得參加『全國產業勞資聯盟』，或充其他國家機關的突擊隊隊員，或褐衫隊隊員。在納粹德國，一個人一生中唯一不由獨裁政權指定的東西，只有他的死期，但那也是有很多例外的，因為他可能落入蓋世太保的手裏。

納粹德國的這種奴化教育，正被所有的法西斯國家在模仿着。假如說其他法西斯主義國家的奴化教育沒有做得像納粹德國這樣的澈底，那並不是因為它們不願，

而僅是爲了它們不能。

六 侵略戰爭

以上所講的都屬於法西斯主義政治政策的內政方面。現在我們且來講一講它的對外政策。

我在本章第一節開始時說過：法西斯主義的政治政策是法西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政治表現。在內政上，法西斯主義的政策是以高壓和欺騙束縛人民，鞏固獨佔資本家國內的統治地位。在對外政策方面，法西斯主義的任務便是發動侵略戰爭以便獨佔資本家在國外作超經濟的剝削。

我們可以從無數的例證中看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法西斯意大利侵略了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最後參加了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併吞了奧地利，侵略了波蘭、捷克，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日本得寸進尺地侵佔中國的領土，在引起了中國人民求生存的自衛戰爭以後，還竟想席捲整個東南亞，終於掀起了太平

洋戰爭。現在的法西斯阿根廷正在極力擴充軍備，想要逐步併吞整個拉丁美洲。在阿根廷獨裁者皮隆的眼中，智利就是希特勒眼睛裏的奧地利，玻利維亞就是捷克。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法西斯國家之所以還不會發動侵略戰爭，那是因為它們的侵略力量還不曾成熟，是他們不敢，而不是不想。

法西斯主義是與戰爭結了不解緣的。法西斯主義對外政策的全部要旨，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代獨佔大企業實行對外擴張。當它不能用恐嚇和威脅達到那種目的的時候，它的最後一計就是戰爭。

第五章 國際法西斯主義現況

一 德意日三國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

戰前世界上三個主要的法西斯國家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已在二次大戰中被打倒了。但在戰爭結束了快近四年的今天，我們已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聲稱法西斯主義並沒有在那三個國家真正的死亡。在戰爭所造成的廢墟裏，法西斯主義的砲灰，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復燃，又將造成燎原的大火。

口說無憑，且看下面的事實：

『德境英軍佔領區執政官勃林浦上校，最近批准了一個新的政黨——保守運動黨。消息傳來，柏林的反法西斯人士簡直驚呆了。單是聽聽那個新黨領袖的名字，就足使任何熟悉德國情形的人爲之髮指：胡根堡·華爾，和威斯塔普。胡根堡是一九一八年以前克虜伯卡迭爾的總經理，是那一九三四年與挺進隊合併的德國反勞工組織「Stahlhelm」的幕後主持人。勃林浦上校口頭上雖講民主，實際上却與胡根堡

勾結在一起……』——一九四六年十月美國民族週刊。

『德境美軍佔領區軍事長官十日稱，極端國家主義集團正在德國抬頭。他說，史特拉塞的黑色陣線以及所謂國家民主黨早已組成，並要求收回割讓給波蘭的德國東部領土。克萊稱：國家民主黨並要求法國歸還亞爾薩斯、洛林。這些集團現在雖然規模還小……但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希特勒的」國社黨也是被人忽視的。克萊在提交華盛頓的每月報告中稱，史特拉塞的黨徒正在「德國復興同盟」這個「似乎無害的名稱」下復活其黑色陣線……史特拉塞正計劃在五月間返德，復興同盟已向美國軍政府申請承認其為赫薩州的政黨。』——合衆社柏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電。

『以這次市選所爭的意義而言，與一年以前的市選並沒有多大的分別。當時的主要問題也是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之爭。但那時，基督教民主黨的態度還沒有這樣明顯，它一方面在政府裏與左派政黨合作，一方面又想與右派政黨建立關係。這種吞吞吐吐的態度，極為梵蒂岡所不喜。所以在去年的市選中，梵蒂岡支持以反動的工業家作後台老闆，以舊法西斯黨徒為幹部的極右派的平民陣線。平民陣線所得

的票數，竟超過基督教民主黨。今年的情形就不同了，基督教民主黨已積極以反共英雄的姿態出現，梵蒂岡方面也知道平民陣線正式上台的機會還沒有到……而且，平民陣線也因本身的分裂而削弱了它的聲勢。它現在已分裂爲「意大利社會運動黨」和「全國社會民主黨」兩個新黨。兩黨的組成份子都是以前的法西斯主義者，有些還只是剛從監獄裏放出來的。但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雖然分裂，其潛勢力還是很大。據右翼社會黨的機關報上說，目前意大利的法西斯力量，已超過一九一九年墨沙里尼興起前的聲勢。」——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國新共和週刊。

「……新閣中的不管部大臣社會黨祕書長西尾末廣在戰時曾組織工業愛國協會，那個協會相當於納粹的勞工陣線。新閣中的其他閣員也都是與軍國主義者合作過的。新外相民主黨魁蘆田均，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外交家，是近衛手下第一流的宣傳家之一。新農相社會黨的平野力三以前是日本國社黨的領袖之一。議會中也充滿着戰犯，如在議會中佔一三三席的新自由黨黨魁吉田茂，便是獨佔資本家三井家族的一員，在軍國主義政權時代曾出任日本駐英大使。此外，國會中以前狂呼「大

東亞共榮圈」的議員，簡直不勝枚舉。」——一九四八年八月美國新羣衆週刊。

上面所舉的事實，明白告訴我們德意日三國的法西斯主義勢力非但沒有死，而且正在方興未艾之中。

德、意、日三國法西斯主義的復活，是在下面這三種狀況下才可能的：

第一，德、意、日三國法西斯政權雖被摧毀，三國在佔領期間雖然建立了表面上民主的政權，但法西斯主義的根源獨佔企業並沒有被摧毀。除了德境蘇軍佔領區以外，三國的獨佔資本家仍做着他們獨佔企業的主人。意大利因爲投降得早，比較受到寬待，英美佔領當局對意大利的資本主義經濟機構根本原封未動。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根源魯爾區的鋼鐵工業，現在已在美國的極力主張之下快要交回給德國的獨佔資本家了。日本獨佔企業的解散吵嚷了很久，現在美國決定已不予解散了。獨佔企業的勢力既未曾動搖，則斬草不除根，法西斯主義勢力自然會復活，民主勢力自然無從壯大。

第二，英美佔領當局從未對德、意、日三國的人民作認真的再教育。佔領當局

口頭稱贊的是民主，而暗中却在歡喜法西斯份子那一股反蘇反共的牛勁。在希特勒、墨沙里尼和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下長大的德、意、日三國的青年，依舊是滿腦袋的法西斯主義有毒思想。法西斯主義生長的社會條件，依舊非常優厚。

第三，美國的獨佔企業，正在通過美國國務院和佔領當局勾結三戰敗國的獨佔資本，共同扶植法西斯主義勢力的生長。正如帝國主義國家的獨佔資本通過殖民地官僚買辦資本扶植法西斯勢力一樣，在三個戰敗國家，美國獨佔資本也在通過戰敗國的獨佔資本扶助法西斯勢力，以求把三個戰敗國家作為美國獨佔資本與戰敗國獨佔資本共同統治的領域。美國國務院和佔領軍政府裏面，充滿着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代表。美國獨佔資本的扶助，是德、意、日三國法西斯主義勢力復活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二 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的弗朗哥和葡萄牙的薩拉柴這兩個比里半島上的法西斯獨裁者，在

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元兇被擊敗以後，依舊泰然存在着。而且，他們的反蘇反共姿態大大地博得了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歡心，正在藉着英美反動外交和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支持，更猖獗地幹他們殘害人民的勾當。

弗朗哥自從在一九三九年完全掌握西班牙以來，他和他的法西斯政黨長槍會，便始終在爲柏赫特之流的獨佔資本家壓迫人民和剝削人民。同時，通過柏赫特的分贓手段，弗朗哥和他的法西斯大頭目們，也都變成了較小的獨佔資本家。弗朗哥的工商部長卡塞勒、勞工部長傑隆、弗朗哥的女兒卡曼、弗朗哥的哥哥尼珂拉斯、長槍會的祕書長阿里斯，以及將校首領薩里克等，都變成了身兼十幾家公司董事長的新財主。

在盟軍勝利的初期，弗朗哥的皇座似乎有動搖的趨勢。但現在，西班牙的獨佔資本家已與英美獨佔資本家勾結妥當了。美國資本已打入西班牙的造船業、飛機製造業和交通工業。英國資本一向有鉅額的投資在西班牙北部，大都投資於鐵礦、銅礦和水力發電廠，這些投資現在已有增加。於是，英國與西班牙締結了貨幣協定，

美國正在極力想把西班牙拉入聯合國組織。通過對英美的經濟讓步和軍事基地的出讓，弗朗哥現在不但自認他在美國發動全世界反共力量的計劃中，是杜魯門可能的盟友，而且簡直是一個平等的合夥人。他正在準備以反共武士的姿態大批屠殺西班牙人民。英西貨幣協定締結以後，他便發動了一次一九三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犯逮捕和槍殺。

但弗朗哥的皇座決不是穩固的。由於法西斯獨佔資本的殘酷剝削，西班牙人民已在饑餓的邊緣上站起來反抗了。一九四七年比爾波五萬多人的大罷工，是弗朗哥執政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羣衆叛變。那次罷工顯然是以政治意義爲主的。罷工工人勇敢地聲明：『這次運動的主要意義，是對一個腐敗政權的一種抗議，以求那個壓迫我們的暴君政治的崩潰。』西班牙的人民遊擊隊，也依舊在山區以武力抗拒弗朗哥的法西斯統治。

薩拉柴是在一九二六年憑藉軍人和資本家的擁戴做葡萄牙的法西斯獨裁者的。自從他上台以後，葡萄牙人民便過着一種與世隔絕的孤苦伶仃的生活。他們竟不知

道蘇聯還存在在世界上，因為他們許多年來從不會在薩拉柴的報紙上看到過蘇聯這個名字，以為世界上早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國家。葡萄牙只有法西斯報紙，而法西斯報紙從不提及共產主義、騷動、罷工或勞資糾紛等字眼，以免觸動葡萄牙工人的情緒。直到一九四五年，當薩拉柴看到盟軍的勝利而作一次開放輿論兩星期的民主姿態的時候，葡萄牙的人民才驚奇地發覺蘇聯居然還在世界上，而且已擊敗了納粹德國。

但那一次短暫的民主姿態，證明對薩拉柴是一個不愉快的驚訝。在幾天的猶豫以後——人民深怕那是一種圈套——無數的反對派如雨後春筍般地公開出來了。反對派的新辦的報紙一致發表了抨擊薩拉柴的言論。有一家報紙摘引一個汽車夫的話說：『我只要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但薩拉柴却只給我們死的權利，所以我參加了反法西斯聯合會。』

這種不愉快的反應使薩拉柴急忙結束了他的民主姿態，把葡萄牙的鐵幕拉得更緊了。薩拉柴目前之所以還能繼續他的法西斯統治，一半是由於他在工廠老板和陸

軍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一半也因為他受着英美的支持。英國與薩拉柴葡萄牙保持着有利的商業關係，美國則需要葡萄牙的海空軍基地。至於工廠老闆爲什麼支持他，只要從一件事實上便可以看得很清楚：自一九三九年以來，生活費用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但工人的工資却在薩拉柴的鐵腕鎮壓下分文都不曾增加過。

三 阿根廷的皮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期間和結束以後，法西斯主義在拉丁美洲發展得非常迅速。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尼加拉圭等小國家，都出現了法西斯政權。中南美舊日的封建勢力已被軍事獨裁所替代。而中南美獨裁者的典型人物，便是阿根廷的皮隆。

在一九四三年，皮隆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陸軍上校，但到一九四四年，他便已主持軍政府。一九四六年，他便騙取工人的支持當選總統，然後一脚踢開支持他的工人，專心爲阿根廷的錫業巨頭和其他大企業家服務，運用了陸軍和警察兩種工

具，當起他的獨裁者來。

在他一九四三年以前的三十二年軍人生活中，由於阿根廷的陸軍一向採用德國軍事編制，所以皮隆對當代德國軍事理論和政治理論讀得最多。他學到：歷史上的大戰都是『領袖』贏得的。他相信，假如沒有領袖，則羣龍無首的軍隊便不能改變歷史。

接受了領袖原則以後，皮隆又研究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和美國新政的興起。在兩種極權主義制度和一種民主制度之間，他看出了皮隆主義應該在阿根廷怎樣做法。

由於希特勒和墨沙里尼已在戰爭中失敗，所以皮隆在未登台以前，從不公開把自己描寫成像墨沙里尼或希特勒。相反的，他製造種種逸話，宣傳皮隆是拉丁美洲的羅斯福，而他的老婆伊伐是阿根廷的羅斯福夫人。

皮隆和羅斯福的確有一些相似之處，兩者都有個人的魔力，有隨機應變的急智，和對自己的主張的無限信心。羅斯福一向自己聲稱是代表那些『被遺忘的人』，

皮隆在未上台以前，也自稱是代表『沒有襯衫的人』。

但皮隆和羅斯福之間的比較只能到此爲止了。因爲這兩個人雖然都做到了一國的領袖，但他們取得領袖資格的那些手段和上台後的作爲，却像黑夜與白天那樣有着極大的差異。

因爲在皮隆，他的話就是法律，他不惜用殘暴的方法去強制執行他那獨夫的法律；他用武力對付他的反對派，逮捕和放逐了幾千人之多。皮隆在口頭上雖稱頌羅斯福的民主，企圖藉此來贏得南美和世界的好感，但他的政權所真正使用的方法，却是從希特勒和墨沙里尼那兒學來的。在他的統治之下，阿根廷的警察已被編爲一個龐大的組織，被他用來壓毀公民自由。在他的統治之下，阿根廷獨立的工會已被擊破，強迫組成模仿墨沙里尼的行業工會的那種組織。

皮隆要帶阿根廷到那兒去呢？他抄襲納粹的人種理論，說阿根廷人是南美最偉大的民族，阿根廷理應作爲南美各國的盟主。據此，他提出了擴張軍備工業的五年計劃。根據可靠的資料，阿根廷已在開始製造美國認爲獨家專有的原子彈。

美洲的隣國，尤其是美國，當然在注意這種發展。美國對法西斯獨裁者皮隆，真是又恨又愛。恨是恨他妄想做拉丁美洲的盟主，竟敢搶奪美國大企業的勢力範圍；愛當然是愛他的反蘇反共。這種對獨裁者皮隆的愛與恨的搏鬥，顯然是愛壓倒了恨。美國國務院掌管美洲司的助理國務卿布勒登，因為反對皮隆而失掉了紗帽。阿根廷和美國代表，現在在聯合國裏在反蘇問題上是一拉一唱地吹奏得異常合拍了。

四 法國的法西斯首領戴高樂

在討論國際法西斯主義現狀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忽略了一個國家和一個人。那個國家便是法國，那個人便是法國的戴高樂。

戴高樂是以民族英雄的姿態起家的。到現在，他還自稱為超黨派利益的人，聲稱他的目標僅為『再度拯救祖國』。但他自己會說：『以前的羣衆把他們的信仰託付給天生的君主，現在的羣衆則把他們的信仰託付給那知道如何統治他們的人。歸根結蒂，人究竟不能不受指揮，正如他們不能不吃、喝或睡眠一樣。人這種政治動

物需要組織，那就是說，他們需要命令和領袖。」這種論調，顯然指出戴高樂這個民族英雄，僅是像希特勒和墨沙里尼那樣的獨裁者。而他那所謂超黨派的『法國人民再團結』的政治經濟主張，如訂立新憲法、削減議會的權力、擴大總統的職權，以及類似法西斯意大利『組合國家』的那種社會經濟計劃，也充分指出所謂戴高樂主義，僅是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別名。

戴高樂現在擁有一百萬以上的黨員。在一九四七年十月的市選中，他的『法國人民再團結』獲得總票數的百分之三十九·一，儼然成爲法國的第一大黨。雖然因爲他的團體是一個新興的政黨，在國民議會中連一票的投票權都沒有，因此也無法取得組閣的資格，但在國民議會改選以後，看目前法國中間黨派那種死不肯與共產黨合作的態度，將來的閣揆可能將由戴高樂擔任。那時，他便將運用他在國民議會中的多數或用警察力量來改變法國的國體，把法國變成一個法西斯國家了。即使現在，在他還未正式登台的時候，他也在幕後操縱着法國的政治。現在中間黨派所組成的內閣，始終是被人看成爲『看守內閣』的。

我們當還記得，現在距戴高樂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卸去法國臨時政府總統悄然下野，僅不過短短的三年時間。他能够這樣快地捲土重來，所憑藉的究竟是什麼呢？

戴高樂所提出的一個最明顯的口號，是與共產主義搏鬥。他的聲勢，是隨着法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日益澎湃俱來的。在國民議會裏，共產黨現在依舊是法國的第一大黨。眼看着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便將掌握國家的政權，法國的資產階級恐慌了。他們把戴高樂看作唯一的救星，把他們對中間黨派和其他較溫和的右翼黨派的支持，轉移到戴高樂的身上。一九四七年十月的市選，共產黨所獲的票數並未減少；戴高樂所得的票數，都是從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中間派黨派和右翼黨派那兒得來的。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看出支持戴高樂和戴高樂所代表的是一些什麼人。

美國的支持也是戴高樂捲土重來的一個重要因素。戰後的法國已成了一個貧窮的國家，再加上戰後連續兩年的農產品歉收，美國的援助成爲法國人民的迫切需要，而美國就在利用這種援助的力量強迫法國人民接受戴高樂做他們的統治者。

美國政府雖然不曾明白表示支持戴高樂，但幕後接觸和絃外之音，是誰都看得

明白的。一九四七年十月市選以前，美國外交幕後決策人物華爾街的代表杜爾斯，曾祕密訪晤戴高樂。在市選舉行的前六天內，杜魯門曾匆匆地用各種名義給了法國二億四千七百萬美金的緊急援助。

不錯，當美國給予緊急援助的時候，代表中間黨派的賴馬迪還不會下台。但美國一方面援助賴馬迪內閣，另一方面對同是主張『社會主義』的英國工黨政府却不瞅不睬地撇在一邊，而且幾次揚言美國對歐洲的社會主義實驗『不感興趣』。所以法國人看得很明白：接受美國緊急援助的，雖是社會黨爲主的賴馬迪內閣，但美國援助的對象，實在是一個反共內閣。而在反共這一點上，最受華爾街歡迎的，當然是戴高樂。同時，由白郎兄弟——哈里曼銀行團大股東出任副國務卿的羅凡特，向外界宣稱說，假如法國一旦爲共產黨所控制，則美國對法國的援助，便將立即停止。這無疑是在利誘法國人民：假如你們想得到美國的援助，則必須選擇反對共產黨的人作你們的領袖。共產黨所能提供給法國人民的，只是一幅克苦建設的遠景。兩相比較之下，美金的誘惑力究竟要比較大一些，而向美金屈服也就是等於擁戴高

樂出來，因為戴高樂是最容易得到美金的人。於是，以前支持人民共和黨、急進社會黨和社會黨的人，大批轉到了戴高樂的旗下。戴高樂之有今日，實在應該多多感謝華爾街的金融巨頭。

五 美國會不會法西斯化

美國的獨佔資本既然與世界各地的法西斯勢力都有勾結，那麼，它們是否會把美國本身也變成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家呢？這的確是一個關心法西斯主義發展的人所必需注意的問題。

美國雖自稱為世界民主政治的堡壘，但也滿布着法西斯主義的氣息。南部反黑人和反猶太人的三K黨的活躍，政府各部門裏軍人和華爾街勢力的結合，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囂張，以及杜魯門政府一連串的反共措置，實在都並不太『民主』。

同時，美國獨佔資本對全國經濟的掌握力之強，是世界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據美國參院委員會的報告，一個兩百家公司的小集團正控制着美國半數的工業

資本。這兩百家巨頭只代表美國工商業機構千分之一的數目。而且，不但這兩家公司掌握着這樣廣泛的經濟權，而這兩百家公司的所有權又集中在少數幾個人的手裏。假如分析一下這兩百家公司的股權，則可發現半數股權集中在百分之一的股東手裏。還有一點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些巨頭公司的發展，比其他公司迅速兩三倍。假如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則不出四十年，則美國的全部工業，就都要被這兩百家公司併吞了。

美國獨佔資本的力量既然這樣雄厚，爲什麼從獨佔資本中生長出來的法西斯主義在美國倒並不得意呢？

我們前面說過，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末期的產物，是自由企業制度山窮水盡時的結果。但美國目前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到最後的一天，每年新投資的數量依舊還非常龐大；美國的獨佔資本還能够在民主政治的外表下獲取龐大的利潤；通過對全世界的經濟權取，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還能够維持所謂『充分就業』的水準。美國的獨佔資本家發覺現在的美國政治制度對他們的發展是更有利

的，還不用搬出面目猙獰的法西斯政權來，這就是美國雖然有法西斯團體活動，但却還不能得到獨佔資本的積極支援而強大起來的理由。

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無法壯大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美國人民是真正愛好民主政治的。代表大企業利益的共和黨，未嘗不想加強政府中軍人和華爾街的控制力，以便為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化奠定一個基礎。但在一九四八年的競選中，共和黨的杜威被竊取了華萊士的進步口號的杜魯門打倒了，國會的控制權，也從共和黨的手裏轉移到民主黨的手裏，新議員和新州長中，不乏有羅斯福新政時代的進步份子。G·考勒曾分析法西斯主義為何在美國人民大眾中缺乏反響，他說：『美國人民對權威的典型態度是：權威這樣東西是天生壞而危險的……它必須儘可能加以限制……握有權力的人必須經常在監視之下。』E·B·阿希頓也指出說：『在美國，沒有那一個政治團體敢以個人犧牲哲學作為它競選的基礎……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那一個政治家敢告訴美國選民，說國家首長應當做他的上司。』

當然，法西斯主義可能會打着反法西斯主義的招牌在美國活動。但法西斯政黨

想在美國奪取政權，顯然必須得與美國人民作一番猛烈的鬥爭。

六 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力量

撇開可能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勢力不談，甚至把那些未掌握政權的法西斯政黨也不計算在內，我們仍發覺法西斯主義在今日的世界上依舊是一支可驚的力量。

執政黨附合本書第一章第三節法西斯主義特徵的國家，計有阿根廷、尼加拉圭、巴拉圭、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沙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葉門、希臘、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暹羅和南韓。這些國家總加起來，面積共計六百三十萬平方英里以上，人口五億五千五百餘萬，佔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它們控制着主要的水道、製造業中心、原料資源、戰略地點，以及文化力量。尤其是，這些法西斯國家裏當政的，大多是殖民地買辦資本與帝國主義勢力勾結在一起的法西斯政權，在它們的後面，有英美帝國主義的獨佔資本家在撐腰。所以，法西斯主義非但並沒有死，而且還在非常廣泛的地區存在着。

第六章 法西斯主義必然滅亡的理由

但法西斯主義現在雖然還沒有死，它的滅亡却是必然的。我們可以從經濟上、政治上和國際局勢上看出它必然滅亡的理由。

從經濟上看，法西斯主義那一套以國家投資於軍備工業、維持龐大的海陸空軍以減少失業人數的慢性通貨膨脹政策，決不能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病根——生產力的擴大與消費力的受限制的基本矛盾。當然，即使一個小機器匠也能做一些補漏的工作。法西斯主義在經濟方面的唯一成就，是以維持大量不生產的工作人員和擴大浪費的軍備工業，來達到表面上的充分就業。在這樣做的時候，法西斯政權不得不實行慢性的通貨膨脹政策，而同時又限制工人的工資；這樣，獨佔資本家與社會大眾之間貧富兩極化更尖銳了。這種現象，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法西斯主義國家都是不可避免的。而這也正是法西斯主義必然滅亡的基本原因。

從政治上，由於法西斯政權強制壓低人民的生活水準，所以人民與法西斯政

權之間的裂痕，必然日益擴大。法西斯政權雖然有秘密警察這件殘酷的壓迫工具，但歷史告訴我們，世界上與人民為敵的政權，決不能長久存在，遲早必然是要滅亡的。

有人說，封建時期的帝王，沒有像法西斯政權那樣進步的壓迫工具，可是封建專制政體還是存在了幾百年甚至一千多年，要憑人民本身的力量擊敗法西斯政權，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這種話的人，是錯認了時代，低估了二十世紀人民的力量。不錯，法西斯政權與封建專制政權相較，其壓迫的技術是神速地進步了；但現代人民與封建時代的人民相較，他們反抗暴君的技術却進步得更快。沒有那一個國家，連壓迫技術最完備的納粹德國在內，沒有人民地下反抗運動的存在。希臘和西班牙人民遊擊隊的繼續存在和發展，便是人民有力量能夠擊敗法西斯主義的明證。

法西斯政權因為脫離了人民，所以它必然害怕人民，因此也不能信任本來從被壓迫人民中出來的秘密警察。哥倍爾遺留下來的日記告訴我們，在納粹政權的末期，法西斯巨頭之間，本身便互相猜忌得非常利害。法西斯政權號稱它們的國家只

有『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但脫離人民的領袖和主義，最後必然只落得『一個』羣衆。這是法西斯政權發展的必然結果。

從國際局勢上看，法西斯政權是命定了要向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的，而戰爭一發動，常常就是法西斯政權的致命傷。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的獨裁政權便是這樣滅亡的。現在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數目，比希特勒和墨沙里尼的時期更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也比以前更強大了。同時，殖民地人民也比以前更醒覺了，殖民地人民到處都在掀起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法西斯國家即使不向社會主義國家進攻而向落後的國家進攻，也是必然要碰壁的。

所以，不論從那一方面講，法西斯主義是必然要滅亡的，它的存在，僅僅只是資本主義制度臨死前的一陣猛烈的最後掙扎而已。

——完——



(14349)